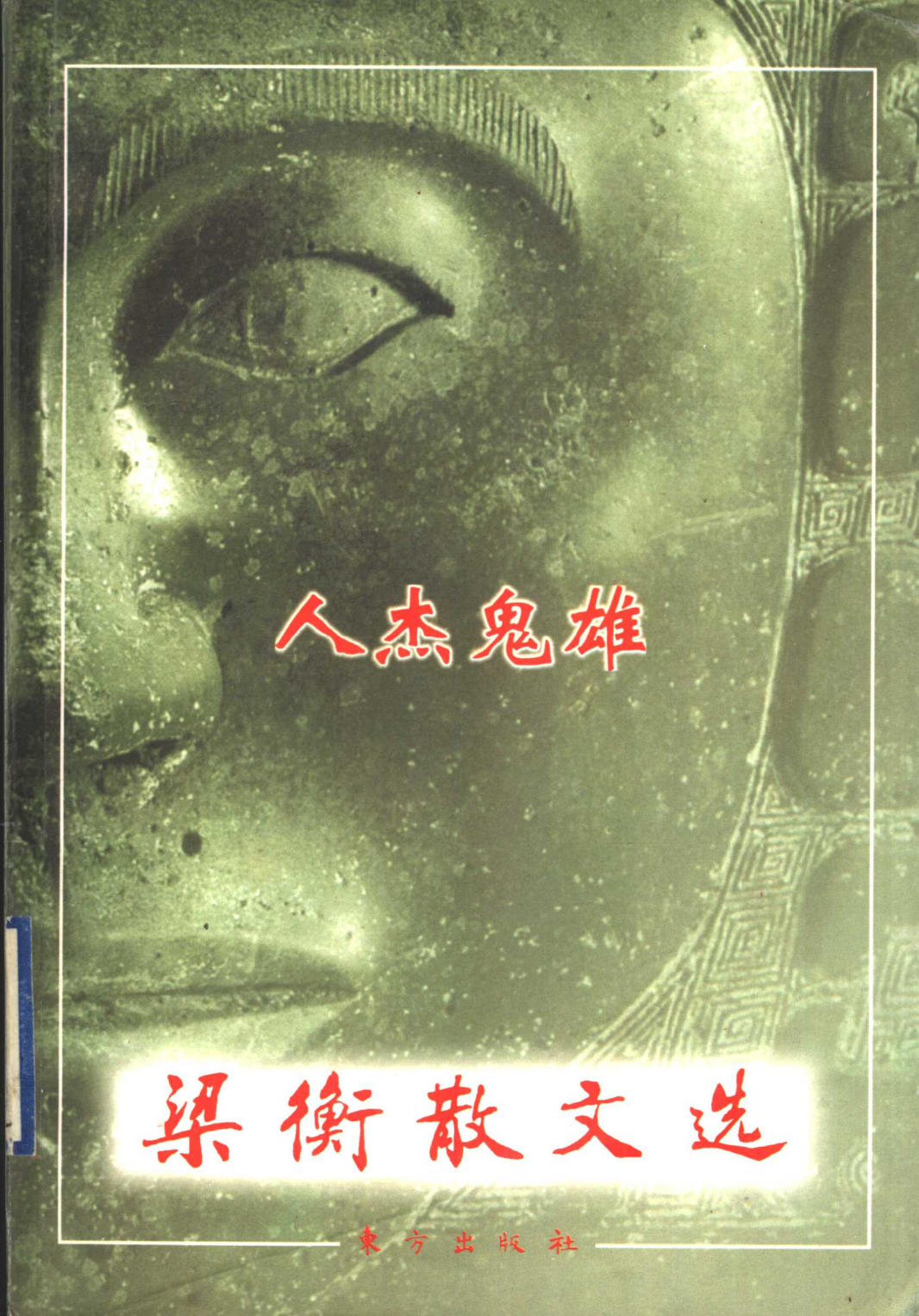




人杰鬼雄

梁衡散文选

—— 东方出版社 ——

梁衡散文选

樣初題



人杰鬼雄

東方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:

梁衡散文选·人杰鬼雄/梁衡著

—北京: 东方出版社, 1998. 5

ISBN 7-5060-1130-1

I. 梁…

II. 梁…

III. ①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8) 第 14326 号

梁衡散文选·人杰鬼雄

LIANGHENG SANWENXUAN RENJIE GUIXIONG

梁 衡

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

(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)

冶金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1998 年 5 月第 1 版 1998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本: 850 × 1168 毫米 1/32 印张: 9

字数: 180 千字 印数: 1—5000 册

ISBN 7-5060-1130-1/Z.89 定价: 16.50 元

序

何西来

梁衡把他主要是写人物的散文，裒为一集，名之曰《人杰鬼雄》，命我作序。我想，其取名之由，大约与李易安“生当作人杰，死亦为鬼雄”的名句不无关系。意在宣示一种人格的理想，行为的风范，也传递着作者一己的生命体验。集中还收录了一些专写作者个人的人生感悟的篇什，取材于他在茫茫人海中的见闻，虽说多系一得之见，却也吉光片羽，斐然可视；又因为来自切身体验，且经沉思而后成文，有了视野开阔的参照和着意的升华，所以也就不完全是管窥蠡测。但广义地说，仍然是写人的。

梁衡的散文，我过去读过不少。山水游记是他的长项，其成功之作，多能写得雅洁凝练，格调不俗。其成就，能够反映我国当代山水游记散文所达到的最高水平。他过去也写人物，但数量较少，水平亦显参差，在总体上弱于山水游记。近两年，他的写作重心明显地从自然山水向人物转移。

他的几篇写党史人物的散文，如《觅渡，觅渡，渡何处》、《这思考的窑洞》和《红毛线，蓝毛线》等，刊出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好的反响。特别是写瞿秋白的《觅渡》，反响尤为强烈。此文一出，便把他以人物为题材的散文提高到一个新的境地，完全可以与他山水游记类散文的成就相提并论了。

梁衡写人，原也不拘一格，有伟人，也有凡人，但党史人物作品中的咏叹对象却都是伟人，我是先读《红毛线》，再读《窑洞》，后读《觅渡》的。无论从艺术上看，还是从意蕴上看，三篇作品都各有所长，但我更喜欢《觅渡》一些。以为它隽永、多义，而又蕴藉，读后有一种说不尽的沧桑感。写邓小平的《一座小院和一条小路》和写马克思的《特利尔的幽灵》，我是近几天才读到的。

以人物为题材的散文，可以有不同写法，记叙、抒情、议论，或取其一种，或兼而用之，均无不可，没有定规。到底以何种写法为宜，则视题材的性质、特点，以及作者的取材角度、总体立意等主客观因素而定，不可拘泥。梁衡这几篇散文的写法，既不是人物生平事迹的客观记叙，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纯粹的主观抒情，更不是赤裸裸的议论，而是被人物的业绩、思想和品格所感动，进而从启迪最大、感触最深的那一点生发开去，引出现实的和历史的思考。而这思考，或曰沉思，正是这几篇散文的共同特色。其实，不独这几篇，在此以前的《武侯祠：一千五百年的沉思》和《青州说寿：一个永恒的范仲淹》，也不例外。更早的写周恩来的

《一个伟人生命的价值》，亦属此类。

思考，在人的心理机制上总是以理性为先导的，而梁衡正是一个理性能力很强的人。我读过他的一些理论文章。这些文章多能凭藉强势的理性，追求创造性的见解，不是人云亦云、叠床架屋的陈套，也不是空洞无物、借以唬人的党八股。如《继承与超越》、《当干部与讲政治》、《开会与讲话》等。其中，尤以《继承与超越》为突出。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，但你不能不承认他理路的明晰与澄澈。即使要反驳他，也知道他说了什么，不会让人产生云里雾里的感觉，不会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。他曾对科学史有所涉猎，写过这方面的通俗著作，颇受读者欢迎。这在他，不仅是一种知识的累积和文化的素养，而且对他本来就很强的理性能力也是一种有意识的磨砺，训练了他把握问题时特有的科学眼光。科学是无止境的创造，是人类向未知领域永不停息的探索。科学眼光，就是创造的、进取的眼光，这种眼光也深深地影响着他的散文创作，凡属成功之作，都无不打上清明的创造性的理性印记，成为他个人风格的一个独特的审美标识。

在散文创作上，梁衡的一条最基本的美学原则是“只求新去处”。就是说，他始终把求新摆在首要的地位。无论是写人、状物、抒情、叙事，抑或是比喻、象征、议论，大到总体的立意谋篇，小到细部的遣词造句，他都务求找到自己特殊的角度，特殊的体验，特殊的结构方式和行文方式，并且了然于心，而后才动笔。梁衡所求之新，可以从主客观两个方面来说。在客观上，无论是自然山水的物象，还是社会

历史的人物，他都力图发见从未被人揭示过的新的方面，新的美；在主观上，无论是理性的认知，还是情绪情感的体验，他又绝不袭人窠臼，尽可能做到言必己出。总之，在梁衡看来，先得有了新颖之物、之思、之情，即在写作上找到了自我，然后才能谈到其他，才有散文美之可言。因此，在《红毛线》、《窑洞》、《觅渡》、《一座小院》和《特利尔的幽灵》等作品中，与其说作者是在客观地叙述着瞿秋白、毛泽东、刘少奇、邓小平、马克思等历史人物，不如说他在记叙着由这些人物的业绩和品格所引发的他的感悟，他的思索，一句话，记录着他的心迹。为文之道，其要义就在于找到自我，见出自我。有了自我，则不与他人雷同，这就是求新和出新了。但这并非易事，而且没有止境。这一次找到了，下一次还得找，常找常新，常新常找。只要创作还在进行，这个过程就没有终结。

清代的赵翼曾有“满眼生机转化钧，天工人巧日争新。预支五百年新意，到了千年又觉陈”的著名论诗绝句，强调出新的重要，并且把这看作是一条重要的艺术规律。梁衡常告诫自己“从重复的泥潭里拔出来”，他说：“每当我提起笔，最感头痛的是怎样避免重复：不要和别人的文章重复，不要和自己写过的文章重复”。因为要殚精尽智地去求新，因为要呕心沥血地力避重复，所以他备尝了写作之苦。古代有所谓苦吟派诗人，梁衡可谓当代一位苦吟派散文家。他曾有这样一首打油诗叹创作之苦：“创作苦，朝朝暮暮，梦里萦绕，牵肠又挂肚。创作苦，崎岖小道，山重水复，时时疑

无路。创作苦，沙海征途又得屢楼，割爱一笔涂。”自然，不只是苦。为文之趣，在以苦为乐，以苦求乐，苦而后乐。

按照古人的分法，人的才禀有迟速之分。速就是敏捷，或七步成诗，或倚马可待；迟就是慢，或腐毫乃就，或经年始成，“佳句三年得，一吟双泪流。”但梁衡并非属于才思迟滞的一类，他标准特高，用力颇勤，自律甚严，文章的谋篇、构思，直到文字，总要反复推敲、打磨，不到火候，决不轻易出手。

一般来说，梁衡的每一篇散文都有较长时间的酝酿与构思，比如写《觅渡》，从初次瞻仰瞿秋白故里，参观纪念馆，萌发创作冲动，到最后成文，中间就相隔了整整六个年头。他最近在给笔者的信中说：“我写东西太慢，常一年，半年才得一篇，《觅渡》等了六年才交稿，我才体会到，文章如果真的用心来写，一生是得不了几篇的。”读了作品，你就会发现，单是瞿秋白纪念馆，他便前后认真地参观过三次。他需要积累思想，选择事例，提炼体验，最后还要找到展开情思的具体契机。那条曾经流过秋白故里的觅渡河，便成了这样的契机。觅渡河，现在已经不复存在了，早变成了常州市繁华扰攘的马路。但是觅渡的意象太重要了，梁衡感触弥深：从中悟出了秋白悲剧性的不寻常的一生。梁衡心目中的秋白的悲剧性和不寻常，是他自己“人海探密”的发现，是与人物心会神交的独特体悟。这些发现与体悟，因其独特新颖，因其从未被党史家和文学史家所论及，所提示，而对读者颇具震撼力。秋白的女儿独尹读完《觅渡》之后，

在致梁衡的信中是这样说的：“父亲一生磨难多，争议多，先生的一枝笔概括了父亲的一生，提炼了他生命的精华。让没有读过党史的人，也能清晰地感到父亲的思想脉络，和他对党对国家的赤子之心。如今，当我散步时，常有知情的年轻人上来嘘寒问暖，说他们读了这篇文章后，加深了对我父亲的认识，亦深感其启迪人生。静夜沉思，咀嚼先生美文，我常心存感激，感谢先生将个人的思考变成了亿万人对父亲的追思。”“先生细心地捕捉到父亲的才情。父亲的才不仅杂，而且样样都精，他的才思，他的理想，在错误路线的迫害下过早夭折。每忆于此，让人痛彻心肺。怀念父亲，我是真心希望我们的国家今后尽量没有或减少这样的遗憾。”独尹最后用“先生的笔让人沉思，先生的犀利更让人振奋”来概括自己的总体感受。在梁衡笔下，觅渡已不只是开启灵感之门的契机，更重要的是它成了一种涵义深永，耐人寻味的象征，又是提领全篇的锁钥。刘勰在《文心雕龙·神思》中有“独照之匠，窥意象而运斤”的话，认为此乃“驭文之首术，谋篇之大端”。照我看，梁衡写秋白所捕捉到的这个觅渡河的意象，庶几近之。其实，他写延安时期毛泽东时所运用的窑洞的意象，写西柏坡时期五大领袖时紧紧抓住红毛线、蓝毛线的意象，写邓小平时从一个小院和一条小路渐次展开的意象，写马克思时引出这位伟人在《共产党宣言》里使用的“幽灵”意象等，作为切入点，发挥开去，也都无不包蕴了耐玩味，耐寻思的象征意旨。

这类意象，并不是作者所要写的人物形象本身，但是却

与人物的某些重要品格发生着象征性、隐喻性的联系，这种联系是作者通过联想与想象在作品的具体语境中创造出来的，但却不是随意设定的。因此，这类意象的运用，就不能不带有浓厚的中国传统美学中的比兴味道。如觅渡河，作为一个具体的地名，其实早在瞿秋白出生之前就已经存在了，只是到梁衡笔下，觅渡二字才被异乎寻常地突出了出来，并把它和瞿秋白人生道路的选择和人生价值的权衡联系起来，从而具有了现在作品中所给予的那些丰富的意蕴。散文创作不像论文写作，不能用概念和范畴的推衍来展开作家的人生体悟和认识。因此，有了具体的意象，作家的体悟和认识才能有所凭附。

梁衡的散文，以理性思索见长，但也很注意用情。情感的渲染始终伴随着理性的冥搜，在清明理性的导引下起伏变化，形成作品内在的律动。这里有一种梁衡式的情理结构。而这种结构正是凭附于诸如觅渡河，红毛线、蓝毛线，黄土窑洞，小院、小路，幽灵之类的意象之上的。像觅渡河一样，延安的窑洞也是一种实存的物象。而作为意象，这些窑洞也曾不断地出现在从那里走出来的作家、诗人和画家们的笔下，成为一种与革命传统，与一段特殊的奋斗岁月相联系的符号。梁衡的创造，就是从这个已经带有公约性的符号开始的，使之成为一个传达自己的感悟与思考的象征性意象。他把窑洞与住在窑洞里的伟人毛泽东，与中国革命，与人民群众，与毛泽东的理论，贯通了来思考，并且作为浑然的整体加以把握，这就颇见新意，且有力度。

在中国的传统美学中，常常是情理并提的。刘勰在谈到风格的生成时，曾说“夫情动而言形，理发而文现，盖沿隐以至显，因内而附外者也。”在这里，情和理，互文足义，都出自创作主体的内心，而后对象化于语言文字之中，成为人们的鉴赏对象。杜甫在诗中常讲“物情”，也讲“物理”，他是把二者混用的，这情和理，其所指与刘勰稍有不同，是经主体感受、体悟、想象、猜度到的客体的道理、规律等。无论侧重于主体，还是侧重于客体，情和理，都可以转化成为审美的对象。在梁衡散文的情理结构中，以理为主，情感辅之，起一种晕染和烘托的作用。梁衡散文之美不能说与他用情毫无关系，但主要来源于理性的明晰、确定、新颖、深致。一般的理性，并不是审美的对象，理性完成审美转化，其要义全在于一个趣字，只有新颖别致的理趣，才能成为读者鉴赏的对象。趣有雅俗之分，梁衡作品的理趣，属雅。但理窟渊深，得趣殊非易事，这也是梁衡作品出得慢，出得少的重要原因。

《读柳永》在梁衡的人物类散文中是别具一格的，取材、立意、兴寄都很有些独特之处。柳永屡试不第，年近“大衍”时才考中进士，作了几天小官。整体来看，只能算是一位从仕宦队伍中被抛出来的落魄文人，长期依红偎翠，浅斟低唱，生活在歌楼妓馆之间。即使后来做小官，也不见什么政绩，既无法与同一个时代的范仲淹比，也无法与前代的诸葛武侯比。他是在野的，但他既不像陶潜、孟浩然似的隐于田园，隐于山林，也不像侯嬴、朱亥似的隐于市，隐于屠，

而是寄身于妓女丛中，为她们谱曲作词。梁衡对柳永的遭际，是寄予同情的，对他在这一际遇中所写的词，是偏爱的，对他在词作上的成就给予极高的评价，甚至把他作为巨人来看待，拿他和秦皇汉武相比拟，说是“历史记住了秦皇汉武，也记住了柳永。”人们也许不会同意他的这种评价和这种比拟，但他不是史家，他无需对一个历史人物做那么周到详备的考察，他是写一种感触，一种兴寄，一种思理，而柳永的生平和他的词作，正好成了引发这些感触、兴寄和思理的电光火石，遂生成一篇别致的文章来。柳永被抛出仕宦的队伍，无缘建功立业，凌烟图像，但蚌病成珠，哪怕身处夺魄销魂的低贱之处，仍然不掩其耀眼的才情，反倒成就了他千古的文名。天才，是不掩于尘垢，乃至污秽的。这就是柳永给作者的启示。他为什么不能作为人杰鬼雄而被咏叹？

梁衡的人物咏叹，不是一般的人物论，他也无意于对他们作出全面的评价，他所涉笔的，只能是人物的某一个或某几个侧面。《红毛线》突出的是一位伟人艰苦朴素，节俭的自律的创业精神和品德风范；《窑洞》着眼于伟大的思想与土地，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，思想之所以有恒久的伟力，其深厚的根源，即在于此；《觅渡》的立意稍稍复杂一些，但也仅止于从才情、业绩、际遇、人格等几个不同的角度展开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探究，至于穿插进同代人和异代人作比较，只不过为这种探究提供了一些必要的参照，使笔墨更见立体，更显活泛罢了。

迄今为止，梁衡在《人杰鬼雄》系列中所写到的主要人物，多是古人或已经作古的今人，特别是一些党史人物。他写他们的出发点，不是出于怀旧的意绪，亦非忽发思古的幽情，而是立足于现实，有感而作，为时，为事而作。他在寻绎一种资源，一种弥足珍贵的传统，一种也许早被金钱浪涌和权力追逐冲淡了的价值。为了自己，同时也为了他人。

一九九七年一月二十三日初稿

九月十六日改定

自序：

触摸人生的坐标

我相信，社会、历史是以杰出人物为坐标而确定其轮廓的。我曾经长期当记者，经年累月在人海中穿梭，但是一年下来，在头脑里留下印记的只有几个人，再十年下来，能留下印象的仍不超过寥寥数人。余皆飘渺如云雾散去，寂寂似尘埃回落。纵观历史，上下五千年，潮起潮落，人流滚滚，能够为史家所录，为后人所记住的又有多少人？一点不假，群众是历史进步的动力，但群众总是推举杰出人物来作自己的代表。而历史则筛选出那些有贡献，有个性，占领了各个制高点的人，作自己进程的坐标。他们的名字或者代表一个领域的开拓，或者代表一段历史的过程，或者他本身就是一个海。他们可能是伟人、名人或者凡人，但是他们所蕴藏的思想和人格的内涵，足够我们驾船撒网去作永远的捕捞。

文学是人学，是人对客观世界的主观体验。最大的体验对象有两个，一是自然。大自然雄宏博大，气象万千。它借

形、色、质的变化进行排列组合，这是一个无穷的数，是一个不尽的过程，是主观的人永远看不尽赏不够想不透的。因此就不断地激发着我们的情感，激发着我们的艺术创造力。第二个对象是人，是我们自己的同类。因不同的遗传、环境、阅历等因素而排列组合成的人也是一个无穷的数。正如天下没有两座完全相同的山，也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人。所以我们对茫茫人海的探秘就如对大自然的体验一样，也是永远看不完，说不够的。我作记者时，每当发现一个杰出人物，我就由衷地感叹，环境大致相同，何天地独钟灵秀于其人。静夜读史，每遇杰出人物便顿觉如登五岳，上天界，峰出云外，风光无限。我越来越相信，人物是社会和历史的杰作。正如大自然在地球板块的断裂、碰撞、隆起中才造得几处奇山秀水，社会历史在奔突冲撞中也才造得一、二杰出人物。文学是以发现美为己任的，我们既然可以到山水中去体验美感，体验雄伟与秀丽、险绝与舒展，激越与恬静，为什么不可以到人物的群山中寻找体验呢？体验他们的创造与失败、奋斗与牺牲、欢乐与悲伤，其所得辉煌之美、深邃之美、悲怆之美，又更在对山水的体验之上。所以，我在细读山水，出版了《名山大川》之后，这几年又人海钩沉，汇成一集，名《人杰鬼雄》。

我的笔就像盲人手中的一根竹杖，轻轻地触摸着这些人生路上的坐标，引领自己慢慢向前。

一九九七年七月二十九日



梁衡

目 录

序	何西来 (1)
自 序:触摸人生的坐标	(11)

人杰鬼雄

觅渡,觅渡,渡何处?	(1)
这思考的窑洞	(8)
红毛线,蓝毛线	(15)
大无大有周恩来	(23)
一个伟人生命的价值	(45)
一座小院和一条小路	(50)
特利尔的幽灵	(58)
没有胡子的列宁	(68)
与朴老缘结钓鱼台	(72)
武侯祠:一千五百年的沉思	(76)
青州说寿:一个永恒的范仲淹	(81)